

日寇铁蹄踏入赣境 江西人民奋起抗战

晏蔚青

1937年7月7日，一个令中华民族世代永远不会忘却的日子。

这一天，一个国土面积仅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才九千一百万的名叫日本的小国，公然对国土面积达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的泱泱中国宣战，使两个毗邻而居的、在历史长河中有着无尽恩怨的民族——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陷入深重的战争灾难。

这一天，历史上称为“卢沟桥事变”，也叫“七七事变”。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民族紧急动员，反抗外来侵略。之后，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势如大潮。

此前，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府一直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曾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对日本一再退让。但是，这并未使侵略者停止其蓄谋已久的欲灭亡中国的行动。七七事变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成为沦陷区，7月底8月初，日军开始进攻上海。

面对国家将要灭亡的危急情势，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寸步不让的局面，国民党南京政府不得不着手调整对日政策。加上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受到直接威胁，也迫使依靠英美的蒋介石政府对日开始采取强硬态度。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日寇进攻。

8月15日,日本政府就上海局势发表‘惩罚暴戾之支那军队’和解散南京政府的宣战声明,并在国内进行征兵总动员。陆军大臣杉山元还气焰嚣张地对日本报界公开表示:3个月灭亡中国。

11月12日,中日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万、历时3个月的淞沪战役结束,国际大都市、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上海沦入敌手。

日军占领上海后,又一路向当时中国政府的首都南京杀来。还在淞沪战役行将结束时,国民政府便已决定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一部分官员正式在重庆办公。但国民党的抗战、内政、外交等活动均以武汉为中心,蒋介石也亲自坐镇武汉。

12月13日上午,侵略者从雨花门、光华门、中华门攻入南京城。30万无辜的南京同胞惨遭屠戮,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南京大屠杀当时即被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8年5月19日,徐州会战结束。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津浦线上相持了5个多月,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计划,武汉及中原有了几个月的备战时间。

占领徐州后,日军进攻矛头直指武汉。日军原拟西取郑州、沿平汉路南攻武汉,后因花园口黄河决堤,豫东黄水泛滥,遂改变路线。他们集主力于长江流域,调集第二军、第十一军共9个师团、3个旅团和海空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统一指挥,分别沿大别山北麓南下、沿长江两岸西上,合击武汉。

蒋介石主持制定保卫武汉的计划。其总体战略方针,是将主力军置于武汉外围,争取行动上的进退自由。同时,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的自然屏障,及长江两岸湖泽丘陵,实行持久战,全力在长江下游消耗日军,不让日军染指到九江,从而形成武汉屏障。

江西九江彭泽的马当,就此成为长江防线的重要堡垒;江西,特别是赣北,也就此进入战时状态。

马当镇,位于彭泽县北部,传说《水浒传》中的阮氏兄弟便是在这里‘打渔杀家’的。马当山,山形似马,横枕大江,险峻嵯峨,与上游的

小孤山夹束江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朝陆龟蒙《马当山铭》说：“天下之险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当。”马当因此与江苏的江阴、湖北的田家镇一道被列为长江防线三大要塞。

为防止日军溯江西进，不许日寇走江西的路，住江西的屋，吃江西的饭，喝江西的水，1937 年秋开始，江西省江防委员会便调集 9 个县数十万民工，在马当江防要塞修筑和加固防御工事。一年后，马当要塞建造了三级炮台，第一级在马当矶头，第二级在马当山腰，第三级在马当山顶。马当浅水道中则沉塞了大型商船 9 艘、大木船 8 艘及千余条满载石块的木船。仅波阳县，便奉派石方 8.7 万公方（每公方折合 60 公斤重大石块 35 块），用 20 吨以上的船只 52 艘，将石块运抵马当水道，连船带石一并沉入江底。1937 年 12 月 19 日，马当要塞宣布封锁，禁止中外船只往来。

守备马当及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是以顾祝同为司令官的第三战区 and 以陈诚为司令官的第九战区。按蒋介石的部署，第三战区重点是长江防御，主要阵地是在长江南岸的东流和马当之间，随处阻止日军登陆，尤其要协助第九战区固守马当要塞，造成武汉外围鄱阳湖以东战场，并与东面江北的安庆相呼应，以扼住日军西进的主要通路。同时，扼守杭甬、浙赣等交通线。第九战区即武汉卫戍司令部，在鄱阳湖以西作第二道屏障，主阵地设在平靖关和广济一线，城防用 8 个师，另以 6 个师与第三战区比肩江防，设重兵于马当要塞以求固守。

1938 年 6 月，江防总司令刘兴委派李韫珩为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指挥五十三师、一四六师和一六七师的四九九旅及马当要塞司令部所部，五十三师师长王锡涛兼任马当要塞司令，另配备海军陆战队、炮兵团。整个守备区拥有兵力共 3 万余人，任务是固守香山、黄栗术阵地，并派一团兵力布置于华阳、望江，以攻击日军的登陆部队，掩护要塞核心，防止敌舰突入。

6 月初，日军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大规模行动。在长江，日军组成庞大舰队，计有军舰 44 艘，客轮 13 艘，汽艇 83 艘，木船数百条，溯江

而上,配以飞机掩护。6月13日攻占安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此后,日军以合肥、安庆为据点,出兵西攻,欲一举突破第二道防线。马当要塞乃第二道防线的重要据点,因此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

获悉中国军队有备,日军未敢轻犯,以小汽艇沿江骚扰窥探,并从18日起以飞机窥察、轰炸要塞区。

6月22日,日军舰数艘迫近马当山水栅,两岸登陆的日军向守栅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击。

25日,淫雨初晴,长空如洗。国民党空军出动,在江面低空飞行,轰炸日军舰艇。敌舰70余艘蔽江麇泊,空军炮火命中其中6艘。顿时,江水翻腾,浪花四溅,敌舰被凌浪波动,左右倾到,一片狼狈。香口方面,日军继续登陆。占据香山后,急忙构筑工事,以铁丝网圈固。香山地势较高,超出马当山及周围山峦,可俯瞰马当全境。是日,风雨大作,敌乘机派军舰数十艘、步兵千余,潜至香口附近黄山登陆,并立即窜至张公矶附近。张公矶为马当屏障,江防守备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以保马当无虞。日军在华阳、黄山山麓设炮兵阵地,居高临下轰击马当,又以汽艇冲入国民党军水雷区扫雷。国民党军炮兵猛击敌艇,击沉4艘,伤2艘。敌人急攻不下,便歹毒地使用毒瓦斯炮弹及催泪性手榴弹,中国军队伤亡甚众。张公矶被敌占领,马当要塞陷入包围,情势危急。

26日,安徽境内贵池至东流江面日舰俱朝香口附近集结。当晚,日军千余人进犯马当东侧,我守军奋起反击,枪炮声不绝于耳。

27日晨,又有700余日军登岸,威胁南岸马当中国守军。

28日,马当国民党军阵地一部被敌占领。午后,一部分日军乘汽艇迂回到马当西侧的青山坝登陆。至晚上,彭泽以东的娘娘庙已有日军汽艇十余艘满载敌军作登陆活动。敌人一部已越过马当封锁线。

29日,马当要塞外围第一道防线被日军密集炮火轰毁,中国守军仅保守娘娘庙、牛山各炮台。晚,守卫马当炮台的国民党军向马当、彭泽间的青山坝附近撤退。国民党空军仍继续飞往前线轰炸,但战局

颓败,无济于事。

30日,马当要塞完全失陷。从此,长江门户洞开,日舰得以长驱直入,赣北顷刻间狼烟滚滚。

日军占领马当后,猛力西进。中国军队虽以重兵阻击,仍无法遏制凶暴的倭寇。6月30日,彭泽沦陷;7月5日,湖口沦陷;7月26日,九江沦陷!江西人民自此投入抗击外敌,保土卫国的伟大斗争。

江西是块红色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气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阶段。江西,正是这一革命运动的中心。日寇强占东三省后,在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并于1934年7月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在赣粤边、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仍留有红军的游击队。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形下,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才停止与国民党对抗。这种不畏艰苦、顽强奋斗的精神影响着全体江西人民。

1938年2月,在江西边界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则肩负起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坚持抗战的重任。在党组织领导下,江西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江西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成立各种救亡团体,走上街头,深入工厂、农村,散传单、演话剧,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投身抗战。

日寇铁蹄踏进江西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激起赣人满腔怒火。7月26日,江西党组织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名义宴请江西国民党上层分子及各界有名望人士,提出团结抗日保卫江西意见书。中共江西各级地方组织亦纷纷行动,投入抗敌斗争。特别是赣北的中共彭泽特区委和中共赣北工委,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挺身而出,领导抗日斗争。

中共赣北工委领导的游击队1938年10月首战日寇,在蔡山城

取得伏击日寇精锐骑兵部队的胜利，使江西人民抗日信心大增。中共彭泽大工委在江西、安徽边界的彭泽、湖口、宿松、至德、望江等建立起彭湖游击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抗日挺进支队在江西瑞昌、湖北阳新边界创建瑞阳边游击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江西地方党组织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以抗日大局为重，动员民众支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敌斗争。1938年10月的德安万家岭大捷和1941年上高会战的胜利，其中也有中共党组织特别是党发动起来的民众的功劳。在兵员和物质方面，江西人民也为全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战时，江西103万儿女应召上前线，征兵数居全国第四。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上半年，江西供应第三、第九战区军粮6900多万斤，支援邻省军粮4700多万斤，从1941年起，全国征粮的19个省中，江西历年征粮平均占全国的12%。

从1938年6月30日倭寇铁蹄踏进江西的那一刻起，江西人民便不停歇地开展起抗倭斗争。在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在江西大地，江西儿女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外来侵略，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谭伦（明朝抗倭名将，江西人）式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周建屏、彭雄、洪涛、易安华、朱赤、姚显微……烈士的英名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也永远铭记在全体江西人民的心里。

1945年9月14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在南昌受降地，今中山路中国人民银行所在地签字投降；18日，九江的日本海军由龙图长久大佐率领，向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代表张日章少将缴械投降。

江西人民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万民欢腾！

日寇祸赣罪行纪实

蒋 伟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帝国主义继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鲸吞我东北三省后，又于 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华夏大地狼烟四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羸弱不堪的东方巨龙欲守土御侮却不可得。国民党最高当局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令军队步步退让，被日本军国主义一蹴而破国门。侵华日军陷平津、破沪宁，溯长江天堑西进，挟腥风血雨，直逼地处东南心腹、襟三江带五湖、屏障抗战指挥中心武汉的战略要地——江西。

继 1937 年 8 月 14 日 12 架日本战机首次空袭江西省会南昌之后，次年 6 月 29 日，日军波田支队在赣北长江上的马当要塞公然违反国际法、疯狂使用化学毒弹武器，攻占了马当要塞，侵略军沾满血污的铁蹄自彭泽登陆，窜上了江西大地。此后，彭泽、湖口、九江、星子、瑞昌、德安、永修、安义、奉新、高安、新建、武宁、靖安、南昌等县市先后沦陷，都昌、余江、景德镇、乐平、万年、铅山等县市部份沦陷，修水、宜春、抚州、上饶、鹰潭、萍乡、新余、吉安、赣州等 42 个县市遭日军严重骚扰破坏，魔鬼之旅的惨惨黑翼遮蔽了文明千载的豫章古郡。

在马当失守后的 7 年间，盘踞江西的日军经常保持在 10 万人左右，其中主要作战部队是日本陆军第三、第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四十、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 8 个师团和独立第七、第二十两个旅团，空军是第三飞行团及海军航空队，海军是舰艇 10 余艘。这些军国主义的杀人机器，叫嚣“烧杀以扬军威，掳掠以助军需，奸淫以供军乐”，大肆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江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给赣江两岸的炎黄子孙遗留下了世代代不

能忘记的耻辱，血泪和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日军祸赣暴行罄竹难书，以下分 8 个方面实录一些片段：

一、毁灭文明

自日军踏上江西的土地，毁灭性的浩劫也接踵而至。公然推行种族灭绝主义的日军侵略者，肆意践踏人类公德，所到之处，社会文明被毁于一旦，在狂轰滥炸和熊熊烈火中，城市被化为废墟，村镇被夷为平地，古建筑和历史文物被抢劫或破坏殆尽，江西主要交通干线两旁满目疮痍，残垣断壁，一片凄凉。全省约有 48 个市县被日军毁坏建筑物达千栋以上，其中有 24 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给江西人民带来的是创巨痛深的空前灾难。

长江沿线部份县市惨况

彭泽县 1938 年 6 月 14 日，日军飞机 36 架分 7 批首次轰炸赣北，在彭泽境内投弹多枚。18 日，日机 10 余架在彭泽马当、东流投弹 200 多枚，造成严重伤亡和破坏。19 日，日本两度飞抵彭泽县城和马当轰炸。20 日，日机 10 余架分批反复袭击彭泽。24 日，日军 6000 人由 20 多艘军舰和数十架飞机掩护向彭泽方向进攻。25 日，日机十架分 4 批在彭泽马当上空投弹 40 余枚。马当镇、太平关、庙前街、黄土港、郭家桥、黄土岭、马路口等集镇全部化为焦土。日军在彭泽烧毁炸坏建筑 3644 栋，共计杀死 5937 人，造成财产损失 136 亿多元（以 1945 年 9 月国民政府的法币值计值，下同）。据 1947 年《江西政府政务考察报告汇编》记载：“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实行了最野蛮、最疯狂、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彭泽全境残遭蹂躏，县城一片瓦砾，农村残破不堪，城乡尽成废墟，死伤者不计其数。如双峰镇（今龙城镇）、陶狄、马路（今黄花、黄岭二乡），战前原有四五百户之村落，仅存二三茅椽。千万亩田地，尽成荒芜，流亡归返之人民，上无片瓦，下无插足之地，荒芜田地，亦无力复耕。哀鸿遍野，其状至惨。”

湖口县 在沦陷前后,飞机多次入境轰炸。1938年6月26日,多架日机窜入县城上空,疯狂扫射、轰炸1个多小时,沿江一带的房屋全被炸毁,炸死炸伤老百姓近百人。第二天,9架日机在境内反复盘旋投弹,俯冲扫射,三里、马影、凰村、文桥、流泗等地的村庄遭严重破坏。沦陷期间,全县伤亡29412人,被毁房屋3699栋,财产损失133亿元以上。

瑞昌县 县城于1938年8月24日陷落,被日军占领长达7年。日机曾轰炸张家畈、罗湖等地,并在瑞武公路东侧投下多枚毒气弹。数百村民被炸死,无数房屋被炸毁,中毒死亡者无数。日军在境内各处杀人放火,造成61293伤亡(占当时人口的34.7%),11101栋房屋被毁,财产损失达272亿元。

武宁县 1938年8月31日,日机在境内投弹轰炸。10月2日,日机再次轰炸簪溪镇,全镇民房尽毁。3月29日千年古城古艾镇沦陷。全县伤亡2813人,被毁房屋10599栋,财产损失142亿元。

南浔铁路沿线部分县市惨况

九江 1938年7月25日清晨,日军出动28般军舰、70余架飞机,配合海军陆战队,对九江城区和江北小池口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造成极为惨重的破坏。下午7时半,九江城区沦陷。在日军铁蹄下,九江(县市合计)死亡23537人,伤4795人,被烧、拆房屋13213栋,损失财产达281亿元。

德安县 县城自1912年南浔铁路通车后,工商业日渐繁荣,至抗战前夕,县城已有700多家商店和作坊行栈,其繁荣为赣北各县之冠。1938年8月8日,日机开始轰炸德安县城。26日和29日两天,9架日机终日空袭,爆炸之声和冲天大火在数十里外都惊心动魄,整个县城成了一座废墟,火车站一带几成焦土,全城96.4%的房屋被炸塌烧毁。日机不仅炸了县城,还在乌石门、夏家铺、磨溪头、南田铺、刘鞞鼓、火烧坂、大屋贾村、杨坊、白水等地炸毁了无数房子。日机投下许多毒气弹,使不少人当场窒息死亡,更多人则终身残疾。沦陷期间,德安伤亡7080人,占沦陷前人口总数的11%,房屋被毁6397

栋,财产损失 81 亿元。

奉新县 奉新县是南昌外围重要军事据点之一。1939 年 3 月 22 日沦陷,是江西抗战中损失最重的 10 个县市之一。在日军的摧残下,全县 4 镇、24 乡、240 多个保处境皆极为悲惨,宋埠街、竹林里、牛厂里 3 个村子,原有 160 余户,500 余人,结果被烧杀得只剩下一座孤庙,人口减少 40%。天宝杨埠、上下傅家,70 余户房子被烧光。赤岸乡庄下边村,60 余户烧得只剩下一架碾盘。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死伤于日军之手 50904 人,被毁屋 21274 栋,损失财产 279 亿元以上。

南昌 1938 年 8 月 4 日,日机两批共 27 架侵入南昌市上空滥施轰炸,投弹百余枚,炸死近百人,炸伤 200 人。城内居民仓猝迁出,原 30 多万人口的市区,仅滞留下不及 8 万最贫苦的平民。8 月 7 日,日机 18 架在昌北牛行火车站等处投弹 60 余枚,炸死 87 人,炸伤 63 人,毁屋 300 多栋。8 月 25 日,日机 49 架袭击南昌等地,再次造成严重破坏。9 月 4 日、6 日,日军进犯南浔线,多次派飞机反复狂炸南昌。1939 年 3 月,日机共在南昌地区进行了 40 多次轰炸,投弹 1559 枚,中弹地点达 431 处。在沦陷期间,市内伤亡 1294 人,毁屋 35205 栋,财产损失 1560 亿元 农村伤亡 45129 人,毁屋 39942 栋,财产损失 754 亿元。南昌被毁房屋占战前 77.9%。

新建县 1939 年 3 月 23 日,日军海陆空三军侵占吴城镇。在日军炮火下,全镇房屋被毁 70% 以上,原 7 万余人只剩下 3000 余人。26 日午后,日军一〇六师团和一〇一师团在炮兵掩护下由牛行及生米街附近渡江,直攻南昌。日军在新建境内施放毒气,滥杀无辜,奸淫妇女,到处纵火。仅在 26 日这一天,马珑徐村 30 余户和前屋后屋徐村 50 余户人家就被日军烧得片瓦无存。沦陷期间,全县伤亡 8816 人,被毁房屋 39596 栋,财产损失 676 亿元以上。

靖安县 1939 年 3 月 22 日,日机两次轰炸县城,并对争相逃命的人群轮番扫射,河边一带血肉横飞,当场死伤 300 余人。同年 4 月、8 月 1 日、9 月 21 日和 22 日,日机多次在境内投弹轰炸,造成严重破坏。全县伤亡 4005 人,被毁屋 6637 栋,财产损失 112 亿元。

安义县 1939 年 3 月 21 日上午,日机 4 架对县城轮番轰炸,桥梁、码头和主要街道尽毁。翌日,日机在城镇投放燃烧弹,大火延续了 3 天 3 夜。日军占领安义后,共杀死打伤群众 14075 人,烧毁房屋 8949 栋,造成财产损失达 118 亿元。

浙赣铁路沿线部份县市惨况

上饶 建城已有千余年,是赣东政治文化中心。日军于 1942 年 6 月 13 日攻占上饶,8 月 20 日退出,时间虽仅两个多月,却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仅房屋损坏即达 1896 栋。市郊应家坊、龙潭、渡口……等处全被烧光,河岸、下屋角尸骨成堆。城内从三官殿到太子庙成了一片瓦砾场,仅留下少许烧焦的木架子。自太子庙至西大街、仓门街、鼓楼洞,也只剩下几间破屋。中山公园原有汉奸汪精卫夫妇塑像跪对孙中山塑像,亦被入侵的日军毁掉。全县人员伤亡 4446 人,财产损失 146 亿元。

鹰潭 1940 年时,这里已是一个有三四万人口的集镇。从 1941 年春起,遭到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几乎片瓦无存,居民只得用船篷搭棚屋栖身,后来这些棚屋也大多被炸毁或烧掉。1942 年 6 月 21 日,日军侵入鹰潭,方圆 30 里以内的村庄如夏埠、湖塘、江上、白露、双凤、严家、东溪等地,遭到日军残酷蹂躏,近千人丧生,大量人口外逃,许多村庄断绝了人烟。

余干县 1942 年 6 月 5 日,日军开始进犯余干。日机不断轰炸县城和乡镇,6 月 22 日日县城沦陷,8 月 20 日日军逃窜。在 77 天中,余干损失惨重。县城被日军 6 次纵火焚烧,其中一次烧了两天一夜,这座倚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县城被彻底毁灭。日军沿信江而上,将大小村庄和东南山区的集镇及五都、二十八都、邹源、花门楼一带破坏殆尽。日军每到一地,都分数路四处纵火。五都的 100 多个村庄被反复烧杀,直到片瓦不留。二十八都被烧了 5 次。清水渡的 30 余只难民船也全被日军烧毁。在两个来月的沦陷期间,余干死伤近千人,烧毁房 3101 栋,财产损失近 50 亿元。

南城县 1942 年 6 月 12 日,日军攻占南城,在盘踞 28 天后退

出，赣东重镇南城被夷为平地。在县城沦陷前后，日机曾多次轰炸城区及四郊，特别是 5 月 3 日，日机 27 架从早至晚对县城轰炸扫射了一整天，大片大片的房屋烧毁倒塌，死伤者不计其数。其中南城县中学教师尧孝杰一家老小 5 口仅剩他一人；天一山孝子巷一对姓张的新婚夫妇的洞房被炸飞，两人尸体悬挂在电线杆上摇晃；永丰坊附近一个防空洞被近旁倒塌楼房的砖石堵塞了洞口，洞内 60 余人全部窒息死亡。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城内 4 条大街全被烧光，全城仅存四五间破烂小屋，重要建筑和历史遗址如九厅十八房、进士第、金斗窠、福音堂、华光庙、玄妙观、南城乡师、医院等都成了瓦砾堆。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城死伤于日军之手 4633 人，被毁房屋 4596 栋，财产损失达 153 亿元。

进贤县从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4 月，日军 9 次空袭进贤，造成巨大破坏。日军占领县城时，肆意杀人放火，烧毁房屋 200 余栋。自南昌沦陷后，日机先后轰炸罗溪 3 次，其中以 1940 年 4 月 16 日造成的破坏最大。当天是集市交易时间，日机 47 架次从上午 8 点到下午 6 点，轮番轰炸扫射，罗溪成为废墟，死伤 200 余人。1942 年 6 月 6 日，进贤的著名集镇温家圳沦陷。在日军占领的 4 个月中，温家圳化为焦土，520 多栋房屋被烧毁，近千人死伤。进贤全县伤亡 6337 人，房屋毁坏 8765 栋，财产损失 125 亿元。

湘赣铁路沿线部份县市惨况

新余从 1939 年 3 月 23 日至次年 11 月，日机先后 6 次轰炸新余，毁坏建筑百余栋，炸死炸伤 300 多人。1945 年 7 月 26 日，日军北撤，窜扰新余 7 天 7 夜。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共毁坏房屋 4219 栋，造成财产损失 33 亿元。

分宜县 1942 年 7 月 26 日，溃败北逃的日军数千人分两路由宜春窜入分宜，仅住宿一天，即造成 868 人伤亡，288 栋房屋被毁，财产损失 23 亿元以上。

萍乡 日军曾两次侵占这个煤炭基地，第一次在 1944 年 6 月 13 日至 30 日，第二次在 7 月 12 日至 8 月 9 日。日军在萍乡无恶不

作,杀死杀伤 29017 人(伤病后去世者未计),掳走 21236 人,奸淫妇女 6389 人,烧毁房屋 928 栋,抢走谷米 407706 担、杂粮 196296 担、棉花 18815 担、耕牛 5572 头、猪 43885 头,鸡鸭鹅 1704158 只,损失财产金额达 154 亿元。由于日军投放化学毒剂和四处尸体腐烂,萍乡一带发生了严重瘟疫,死亡者难以计数。

高安 1939 年 3 月至 1945 年 7 月,日军先后 7 次进犯高安,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集体屠杀事件。1939 年 9 月 24 日,日军飞机对岗上村狂轰滥炸,炸死群众 310 人,烧毁房屋 70 余间。同月 29 日,日军在大屋场放火烧村,烧死群众 280 人,烧毁房屋 700 余间,顷刻间当地变成了一片废墟。7 年间,日军在高安杀死 36536 人,杀伤 12482 人,奸淫妇女 15300 余名,毁屋 30100 余栋,合计 186557 间,造成财产损失 583 亿元以上。

赣江中下游沿线部分县市惨况

临川县 1939 年 6 月 25 日,日机空袭临川县城,在大公路、梅庵路、桥东等处投弹多枚,炸毁房屋多幢,死伤群众 100 多人。7 月 13 日,日机 30 多架对康乐山轮番轰炸,炸毁国民党军火仓库 6 座,死伤 1000 余人。8 月初,日机 6 架又空袭县城,在北门临川中学、南门汽车站、大公路泰山背县政府、曾家园群众会场、桥东天主堂附近投弹多枚。由于事先疏散和及时抢救,伤亡较轻、但仍炸死群众 100 多人。1942 年 6 月 1 日,日军幸福师团以 3000 人为前锋,分两股从南昌进犯临川,国民党军不敌 6 日晨城陷。在日军侵占临川的 85 天里,全县被杀死 15885 人,打伤 8056 人,烧毁民房 9596 栋,损失财产总值达 179 亿元以上。

泰和县 当年曾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战时省会驻地。日军于 1944 年 12 月和 1945 年 7 月两次经过泰和,都造成巨大破坏。日军纵火,从马家洲青石桥烧起,将后街、半边街、前街、横街、公路街、武丹桥一线烧得片瓦无存。在永昌市,除枫书坛被自然隔离外,所有的店房、民房、茅棚被全部烧光。日军在泰和杀死杀伤 1189 人,烧毁房屋 2125 栋,造成损失 37 亿元以上。

赣州市 1942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 时,日机 28 架在市区轮番投掷炸弹 102 颗、燃烧弹 13 颗,城内霎时四处起火。当时正刮 5 级北风,风助火势,整个城区成了一片火海,阳明路、中正路、天后宫、华兴街等处均成焦土,千年古城毁于一旦,残墙断壁旁尽是缺头少腿的碎尸。其中有一名青年妇女,一手抱着婴儿,一手还紧抓着奶瓶,其状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此番轰炸,炸死 200 多人,炸伤 300 多人,炸毁烧毁房屋 1200 多栋。1945 年 2 月 5 日,日军侵占赣州市,在市内主要街道文清路、建国路、北京路、至圣路、均井路、章贡路烧杀了 5 天 5 夜,造成极为惨重的破坏。同年 7 月,日军败退。北窜之前,于 11 日火烧南外浮桥和民房,12 日烧西外浮桥和民房,13 日至 16 日在城内纵火。中山路、文清路、至圣路、均井路、西津路、章贡路房屋多被焚毁。

赣南 日军于 1939 年即觊觎赣南。同年 8 月 10 日,日军飞机 3 架在瑞金县城投弹 9 枚,炸死炸伤居民 50 多人,毁坏房屋 90 多栋,造成财产损失 12 亿元。1943 年 1 月 28 日,日机再次轰炸赣州,毁屋百余栋。同年 10 月 1 日,日机 9 架轰炸龙南县城,炸死居民 93 人,炸伤 157 人。日军先后 4 次轰炸龙南,造成 400 多人死伤,330 多栋民房被毁。日军在龙南共打死打伤 1816 人,毁坏房屋 1538 栋,造成财产损失 16 亿元以上。1944 年 9 月 8 日,日军飞机先后 7 次在于都县城投弹扫射,城区遭到严重破坏,老车站一带被炸成一片焦土,造成财产损失 19 亿元以上。

二、残害民众

日本侵略军在江西肆无忌惮地残杀中国平民百姓,先后在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永修、德安、奉新、南昌、临川、高安、余干、万年、崇仁、进贤,以及主要交通道路上的县市野蛮制造了上百起集体大屠杀事件,用极为残忍的手段虐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其暴行骇人听闻。日军惯用杀人方法有轰炸、枪击、捅刺、刀劈、砍头、腰斩、断肢、

开膛、割乳、捅阴、奸杀、灌溺、火烧、晒烤、裂体、狗咬、虫叮、碾压、铡切、刀刮、活埋、剥皮、割耳、剜目、刖足、斫手、踢死、摔死、勒死。受其残害的人中，有白发苍苍的耆老，也有幼弱稚嫩的婴儿，有健男秀女，也有孕妇哺乳。仅在当先沦陷的彭泽一县，死于日军酷刑的就达 547 人。这帮残无人道的杀人凶兽，恣意亵渎人性，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可耻地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泯绝人类天良的血腥记录。

日军攻陷马当要塞后，随即在彭泽境内进行过两次集体大屠杀，马当附近以柯、毕、高、詹四姓为主的村庄即死亡千余人，遭受蹂躏的妇女难以计数。

1938 年 7 月 20 日清晨，初入江西的日军包围了湖口县的周玺村，将周元沃、周世太等百余村民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全部杀死。7 月 24 日，日军骚扰周家坞，残杀了周文力等 70 多个农民。8 月 2 日，日军闯入孙百仓村，把没来得及逃走的孙菊娥、孙汝荣等 29 人集中关押在一栋大房屋内，用机枪扫射。8 月 23 日，日军将乌林峦村的 50 多个农民集体杀害，同时还烧毁民房 76 户。在日军“三光”政策的残害下，原有 600 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仅存 50 来户，500 多平民死于非命。

1938 年 8 月 5 日上午，一队日军窜到九江县沙河镇的曹家垅村，将村庄团团围住，然后挨户翻箱倒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抢光。又将全村男女老幼百余人集中到祠堂里，用重机枪对人群狂扫。鲜血从祠堂里一直流到屋外的晒谷场上。在惨烈的哭号声沉寂下去后，日军将祠堂四门堵塞，浇上煤油，点燃火把。顷刻间偌大的祠堂被烈焰吞没，全村老者 90 多岁，幼者还没满月，无一生还。

1938 年 8 月中旬，日军指使汉奸到九江县的赛阳、刘家大屋等处，威逼居民集中排队领“救济粮”。当群众刚站好队时，日军架在山头上的机枪响了，这百多人全部被击毙。

同年 8 月下旬，日军在庐山西侧扫荡。在文殊寺附近发现难民七、八十人，日军立即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山坳里。

1941 年 5 月 23 日，日军中队长小野次郎率队半夜发，由汉奸肖

承序带路,天明时分窜到九江县的戴家山,入村逐户搜查。在没有发现抗日游击队的情况下,押走全村 84 名青壮年男子,将他们一个个串联捆绑,边走边用刺刀戳,沿途血洒满地。傍晚时分,到达瑞昌县九都文村,日军将这些壮丁关进屋后,勒令把上衣脱下,包住头部,两人一对,押到高礅边,当作活靶子,逐一用刺刀捅死。其中有个叫戴洪彬的,因未被刺中要害,倒在死尸下层,半夜苏醒,忍痛爬行山路 10 余里回到家中,其时手指甲全部磨烂,全身皮开肉绽,已奄奄一息。

1938 年 9 月 20 日,一股日军窜到瑞昌县的北亭,把郝家、叶家、王家几个村子的老百姓集中到南山叶村的禾场上,用机枪扫射,107 名男女老少倒卧在血泊中,其中少数中弹未死者被日军活埋。3 天后,日军又窜到村中抓人,用村民试弹练枪,有 9 人被当场击毙。

同年 9 月中旬,瑞昌县横立山南山的太平庵里住有难民近 60 人,被日军扫荡队发现。日军将他们一个一个用刺刀捅死,一时间尸体狼籍,血流庵外,除一名 9 岁女孩因躲在菩萨脚下的坛砖里和一名妇女受伤后佯死混在尸堆中外,其余全部被日军杀害。其中有个叫曾圣福的,被日军绑在树上,先剜眼,再砍掉指头,最后开枪打死。

同年 12 月 26 日,日军分乘汽车数辆窜到离瑞昌县城有 10 多公里的洪岭。下车后,兵分两路,一路扫荡尹范垄,对汪、李、尹、范、陈等 10 多个村庄行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连猪圈牛栏也付之一炬。顷刻间 10 几个村庄化为灰烬,上百无辜村民倒在血泊中。另一路日军窜到常丰畈,将周围村庄包围,抓住 200 多群众,押到张村背后的大草洲上。日军强迫民众搬来箱柜桌椅,摆成半亩地大的圆圈,人蹲在圈里,随后在圈外四周架起重机枪,齐向圈内扫射。顿时血肉横飞,草洲尽赤。枪声停后,日军泼洒汽油,放火焚尸。在这场大屠杀中,300 多无辜民众丧生,原有 32 户的张村,18 户被杀绝,原有 140 多口人黄村,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儿童。

1939 年 4 月 6 日,日军指派汉奸到瑞昌县张家洲,发给每户半斤牛肉,宣称日军明天要来慰问,要求留在村里。翌日,日军进村,大肆烧杀,绝大多数受骗未逃走的村民死于非命。

同年 4 月 28 日拂晓,侵驻瑞昌上南乡大屋田的日军 100 多人包围了华山坳背田家和瓦荡余家两个村庄。进村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两村有多人遇难,最老者 88 岁、最小者仅 3 岁,有 8 家被杀绝。

同年 9 月到 10 月,日军先后在瑞昌县的上南乡筱源、柯乐源、柴家山、洞下叶、南山周、庄前、坑口、梅山背、刘李等处扫荡,所到之处,庐舍为墟,血流成河。筱源 10 多里的房屋被烧毁殆尽,柯乐源自天葬坟以东至荷叶坪以西,沿途 20 余里,屋宇被烧尽,粮食被毁光。南庄村共 180 户,仅余 7 户房未过火。日军行凶时,杀人手段极为凶残。在常丰畈下万村,日军把一老妇绑在树上,先割鼻子,再割耳朵,最后砍断手脚,将她折磨而死。在洞下叶,村民刘彦宽被日军开枪打死后又挨了两刀。在庄前,日军焚村,一位孕妇从火堆中挣扎着爬出,被日军猛捅一刀,剖开肚腹,又踢回烈焰之中;一个小孩中弹未死,从火中爬出,日军用刺刀对他猛刺过去,将他挑起,高高举向空中。

1940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千余日军分 5 路进犯瑞昌的徐家源,沿途烧杀抢劫,自坳下至漆坑一带民房被烧毁殆尽,南山下、北山源、沙坪湖房屋被毁 800 余间。

1941 年上半年,一股日军 100 多人在汉奸自卫队长周可玉的引领下窜到瑞昌县的洪下源、和平山、和尚脑、金家坑、汪家山、瓜山一带行凶,打死打伤群众 260 多人,焚毁房屋 1300 多栋,抢走杀死耕牛 400 多头、猪 1000 余头、鸡鸭鹅无数。

星子县沦陷了 7 年。1938 年 10 月 8 日是中秋节,藏在羲之洞内的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畈村)村民数十人,因晒衣服暴露了目标,被日军抓到三祖庵全部用酷刑杀害。期间,日军选用 5 根不同方位的山竹,把它们弯下来,将村民卢善敏的头、手、脚各系在一根竹梢上,再猛地松开山竹,把他的身体撕裂成了鲜血淋漓的 5 块。

日军侵占德安后,制造了 8 起大规模屠杀事件,其状难以尽述。沦陷期间,日军妄指罗家坟邹村青年农民邹良宝是国民党士兵,将他砍为 4 块在街头示众。1938 年冬月,驻扎在永安堡岑家(今八一行政村岑家)的一连日军调防。行前头天下午,日军将抓获的村民押到村